

救荒全書 拯荒事略 救荒事宜
荒箸略 財粥條議 荒政叢言
荒政考 荒政議



中華書局

荒

箸

略

劉世教撰

荒箸略紀事

萬歷戊申夏四月九日麥秋甫至雨晝夜不止凡四十有五日而後霽于是江以南靡非壑矣農人無所舉趾衆心慤慤旦暮莫能必其命輒不自量妄欲借前箸籌之而齧食者之謀鄙曾亡當于千慮之一又性不能甘穡前躊躇亡適與語者第以敝帚故災木而存之是歲六月既望平原劉世教識

荒箸略

劉少林撰

吳越故澤國也。其于國賦則外府也。在昔丁亥嘗一中于鴻水矣。于時粟價翔踊。斛幾二金。殹殍塞塗。疫厲駢踵。郊野之間四望烟絕。迄今談者猶爲色動。曾未二紀而霍霖復肆虐矣。七郡膏壤。一時遂爲巨浸。其未死者百不能一也。有之則高陵荒原不毛之瘠耳。蓋視昔不啻倍已。未魚之氓誠不能旦暮自必其命。唯是遺穗未沒而舟且及一金矣。竊恐秋冬之交納稼之望已絕而待哺者且日益衆焉。寧復知所底止哉。輕餒死而重爲亂。介士之操也可概望之蚩蚩之衆乎。其能無寒心也者。今遠而遲來。乍則十閱月而盈也。又遠而遲新穀。則歲有五月而盈也。人日不再食而餒。七日而饑矣。引西江以濡潤。撤其能及否乎。且非獨于此也。大祲之後必有大札。丁亥之已事可鑒也。弱者轉溝壑。強者散而流離焉。勢所必不免也。卽幸而無死與徙而札且累之。卽又幸而無及于札而力能緣南畝者鮮矣。野不闢不能亡虞。氓野不闢而賦無所自出。不能亡虞國。卽復盡蠲賦以寬氓。而氓實重困矣。氓重困則不獨民受之。是又不能亡虞國也。故小潦小嘆者一歲之祲也。而大潦大嘆者數歲之祲也。祲之小者。竭賈有司之力而可辦。乃若非常之祲。則亦必有非常之舉而後濟。自非朝廷沛德音。發帑藏。破拘摶之見。越故常之規。而能迓旣乖之天和。收將渙之人心乎。聞之忠貴先防。籌惟預定。芻蕘之賤。廟議所不廢也。爰借前箸。籌之曰。蠲曰賑。

曰糴曰賈曰禁賑之事八蠲以下並一凡十有二篇用備採擇。

蠲

惟是七郡地不能當天下二十之一而賦乃幾十之五六蓋豐歲而力已竭矣矧茲千里爲壑天如之卉不可復得民旦夕救死不暇安所得賦而輸之故蠲亦無賦不蠲亦無賦蠲則朝廷猶任其恩不則遂斂之怨矣蠲則吏得藉手以安集不則潰決而莫可支矣蠲則損之一歲而嗣之入者固亡涯也不則徒據其虛名而意外之芽蘖且漸長矣等失賦耳孰與蠲之之爲得哉顧此猶以利害言也夫寧有方千里之災民父子至不相保而聖明在上能不下哀痛之詔罷田租之入重計其安全而亟拯之溺乎謂國體何及今抗章力請凡今歲額賦悉與蠲除有如小緩而司農之尺一下有司以期會從事卽敲骨而推之髓自二三巨室外烏能神運而鬼輸之哉且得賦而失民智者不以易也矧賦必不得而第以擾其怒乎藉令喜亂樂禍之夫乘之而起事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夫非不知司農之訕方甚罄歲入之不支出而九塞之需若灼眉也者顧民之頗瘠極矣司農卽告匱而水衡將作之儲可暫貸也閭寺留署之蓄可稍括也甚而瓊林大盈之積錚可特發也是國計非遂終詘也彼窮民困厄不于朝廷請命而何所復之乎藉令主計者之持之也奈何則及茲稽天時請特使以行勘可乎夫非以使者之言能重于當道也又冠蓋之客從此而之長安者常相望于道非不足于諮詢也蓋必如是而司農之後言塞耳蠲得請而賑之事可徐策也

賑之一

夫遇祲而賑，蓋歷代之故事也。其善不善，視當其時與否耳。猶之療疾，然始病而藥，藥未竟而霍然矣。迫而投焉，人重困而藥且倍矣。濟不濟半矣。若必俟其殆而後藥之，則生氣薄而勢已亡及矣。其濟者幸而不濟者常矣。賑之先後，胡以異此？昔己丑冬，吳越大嘆。朝廷特發三十萬金，以省臣蒞賑矣。子遺之氓，實賴以全活。而識者尙微謂其後時焉。則丁亥之潦，顛連太甚，而至是弗能支也。然先是者，嘗以御史大夫吳公時來議，扣存漕粟之十三，是雖未賑而粟則已幸留矣。顧獨失之于其春，而溝壑者無及耳。今而議賑，其必于獻歲之春乎？計入冬而粟且漸踊矣。入春而且寢甚矣。東作倣始時固不可失也。顧今之潦，非昔之潦也。七郡之爲州，若邑凡四十有二，而靡非壑也。截長補短，邑可得田百萬畝。畝歲獲粟二斛而贏，是總之失八九千萬斛矣。然後者，京口滸墅之間，百穀之舫，無日夜不灌輸而南者。蓋在豐歲而已，藉資于境外矣。何者？其生齒繁，而土之毛不能給耳。今待哺者若故，而粟則已烏有矣。卽盡蠲兩都之供，勢不能二十一之一也。將何策而可？獨有大賑之而已。夫賑之事有二：曰金，曰粟。賑之所自出有三：曰朝廷，曰有司，曰富家巨室。夫朝廷待命者也。有司則不待命矣。富家巨室，則又必待命于有司矣。是其爲富家巨室也者，靡非有司也。而其爲有司也者，又靡非朝廷也。法則孰先？請先核有司之積貯，而嗣請之朝廷。而嗣利害之與共，孰有切于富家巨室也者？而能秦越視哉？誠及今而亟圖之，方春而徐賑焉，將餒者藉以飽，風之富家巨室之慕義者，可乎？蓋有司之蓄無幾，卽朝廷之大費亦當有限。勢必有所不逮也。彼其休戚

死者藉以生而耕者亦藉以未已。

賑之二

夫賑之自朝廷出者則苦之斥帑金是已。日者太倉之金錢匱大司農至仰屋嘆驟而議賑金必不得之數也不再計而審矣。藉令徵非常之恩而金非可食也亦安所得粟而易之。卽有之非巨室之滯穢則豪商之居積輕千里而來者耳。勢且必大踊。費金多而易粟寡。寡予之而氓亡濟也。多予之而帑不能堪也。豈惟氓不能宿飽而于主計者先已坐困矣。非策也。則莫若截留漕粟使今夫豫章荆楚之漕艘獻春而入真州者尾相銜也。其順流而下吳若越又甚便也。請議截百萬分子兩地期以中春而集各聽設行賑。其他道路一切之費並計而歸之司農。竊謂其便有七上不廢曠蕩之恩亦不致損廢支餉一民捷于得粟。二國中粟驟益則賈必不大踊。三當春耕時農有所藉。四賑得其時民不致僵極而難拯五賑金則胥吏易緣爲奸粟則差不便六漕卒終歲道路暫而獲息肩且可稍殺其行糧七其便于賑金勢相百也。而其得請于司農又不啻易也。然而非百萬石不可何者今其委波濤者已不下八九千萬石矣。卽幸而得請亦僅僅百之一而差盈耳。損之而所濟幾何且以司農之折色例爲金可五十萬其浮于己丑十不能七也。然而道里之費與行糧之殺計亦已當其半矣。況今之祲又不啻倍之昔也者天子方將南顧而痛療大司農仰承德意直振廩竭粟之不暇而寧靳此爲是在力請之耳。

賑之三

漕粟之請便矣。然而事在誠懼也。夫寧無遺穗。計涉冬而曆耳。能久枵其腹以待乎。即不然。而詎能取必于百萬也。矧其虞于不給也。將若之何。則有郡國之積貯在。往者固有成命矣。曰以備不虞。今獨非其時哉。遠無復論。自己丑迄今。蓋二十年所矣。日積而歲累焉。計當有陳陳而因者。顧法久則弊生。事久則蠭起。其不能無牟漁勢也。請一切核以從事可乎。其穀可賑也。即其或爲賈者。可合一郡之所。而擇廉幹吏以遠市也。又膠序之義晦。嚴邑以千計。卽下者猶以百計。其歲入固可披籍數。積之數年而不億矣。然而弊亦與之等。其名若輸于民。而實不出自民者。可核也。其貌若斂于官。而實不入于官者。尤可核也。蓋膠庠原非錢穀之媒。而慢藏終爲誨盜之餌。弊所從來久矣。顧安得燭照而數計之乎。昔人之論節儉。曰無輕其毫釐。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第取盈于故額。而姑寬三尺。以比于弛刑之誼。笑不可。且有甚于此者。下終歲竭歷以終事。稍失期會。而鞭笞待之矣。然而堂簾達絕。問其所輸者何。而終不能略舉其概也。上亦終歲竭歷以從事。稍失期會。而停罰隨之矣。然而簿領殷湊。問其所徵者何。而亦不能縷舉其悉也。徒令積猾巨奸。盜蠭其間。顛倒下上。而屬厭焉。非一日矣。亦非一事矣。夫寧知剜肉補創。剝髓廢血而輸之者。乃以填若曹亡當之壑哉。詎唯此二端而已。且謂二者之遂足以盡賑乎。夫賑公事也。茲其在公者也。不先核之在公。而遽以風勵私室。可乎。

賑之四

蓋今之所最患而勢不能遏者。不曰粟貴哉。卽厲禁抑之不得。唯實有不貴之粟。在使民左手予糧而右

挈之囊，則壟斷之子無所復用其巧。將不禁而自平矣。顧吾方欲爲民請命，而惴惴焉不能亡虞于不盡得，重以郡國之拮据，歷二十年而未知所儲稈爲幾，可全活者若而人公家之力，概可見矣。謂亡藉于富家巨室，可乎？夫中產而上，故漸有餘粟矣。今非若勸借者之擾也，第稍令輸其所餘，視市直而少捐焉。以市之寢人，是于藏者初無大損。而餒者不啻重受益矣。薦紳先生，夫孰無慕義之致此一時也？當必有投袂而起者，第無程以格而風之市義，以自爲德也可。若夫素封之家，請視其稈而程之，稈不及三百石者聽五百石者二十而一，千石者十而二，二千石者十而一，五三千石者十之二，浮之十二而止。官豫索其數而揭諸塗，與衆共核之，敢有欺匿者，令得廉實以告，告有賞，賞以匿之十一粟，則仍藏于其家。異日者以賈予主，其匿而見告者，沒其半以賑，是所損者特不過意外橫溢之賈，而實未嘗少損于其質也。且可以博義聲，可以爲德于鄉，可以善完其所有一事，而三善集焉。詎唯無損，抑亦重有利矣。至于縉黃者流業已棄離一切，何復擁厚貲以自汚，即在彼教不能無禁矧其作奸蒐慝，往往而是，則實爲之請，姑貰而概核焉。百石以下聽，五百石以下微益之，千石以上更益之，何者？彼固無所事此耳。此非必盡粟也，其藏穀者等獨慮夫拘摶之士，不能亡泥于膠柱也。夫死亡禍亂之日迫，而必斤斤曰無動爲擾焉，不因噎而廢食哉？且財非從地出也。銅山金穴，其始能亡捱蹙而致者鮮矣。是故吳越之間，一小豪起而方數里之內，靡非其屬厭之餘也。一巨豪起而方數十里之內，無不被之矣。滿則必概天道固然，茲因其全之之日也。且昔之善聚斂者，廣漠元寶之屬有一能自全者乎？卽齊奴元雍，身都弁冕，而何以卒不免也？彼素封

者而知之。方將處守，南之難終。規散之之不暇，而尙區區滯穂之是斬也。噫。

賑之五

夫素封之家，卽有恆產，而要之踐更輸輓，其奔走于公家者，亦甚繁且苦矣。獨旅人之質庫不然，其擁質甚厚，其脧利甚渥，其經營又甚逸，而名不挂版圖，事不涉催科，抑何其多幸甚也。請極言之，遠不暇援引，姑以鹽論。鹽自均甲以來，田畝三百二十而役，役稍重則破矣，又重則蕩矣，又甚則殺身者有之矣。何者？其最上腴不能及二千金，而瘠者僅三四百金耳。瘠無論上田，歲得粟可三百斛，以三之一輸公家，積十豐歲而不能二千斛也。賈當中金千，然而十歲中，俛仰倚之矣。公家之百需，又倚之矣。其能有贏焉誣矣。質庫不然，其上者每至盈萬金，卽寡亦不下五六千。是上者一而當沃壤之役田五六矣，下者亦不啻三之。其于瘠壤，則上者遂三十而盈，下者亦不啻十五六歲以什一計，而子錢之入可知也。矧其二之而三之乎？是質庫之最下者，其一歲之入，已當上田之十歲矣。顧此則終歲奔走而不給，彼第高枕臥而子母倍息矣。未幾子復爲母，而又息之矣。其土著者，人弓人得，猶之乎？楚也不則一樸載之而去，關譏之法，未聞稅金，遂令若曹據此全利，卽比者榷便出而始議及焉，然僅僅歲數金止耳。是以富室鮮累世之產，而質庫多百年之業。當十歲而更版圖，一里之中，虛無不易其三四，甚且六七，而質庫無論大小，凡三年必益其一。其甘苦利害較若列眉，豈待智者而後辨哉？莫非民也，懸絕乃爾。夫豐則脧其脂，穢則乘其急，而倍入焉。且又坐視其溝壑也，忍乎？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人事，固所宜然。請計歲以爲之格，歲輸粟若干石。

以賑未及三歲者勿輸輸至二十有五歲而止遠勿論其有慕義好施至溢額者或旌其廬或錫之冠服官司以禮優異用示風勵此非獨便于窮民也于質庫亦大有利焉不然而民無所得食眴眴而睨其厚入也終能高枕而偃有之乎抑是說也卽無事時所不得置而弗議以任其尾閭而逝波者也矧此日也哉

賑之六

夫漕粟截矣積貯罄矣巨室之義耀廣矣質庫之樂輸者腐而集矣若是而賑不亦有藉哉唯是待哺之方衆也歲月之方遙也無已則請推廣令甲之意而稍開拘撓之路可乎往兩宮三殿之鼎建與漕河之有事也當事者嘗肯疏開納之議矣其鬻爵諸事勿論乃若輸金而入太學亡議亡之夫太學賢士藪蓋自聖祖以來翠華萬乘歷世所親蒞而廣厲者也然猶得以輸金入今獨不可推之郡邑以濟一時之急乎請下令曰民間少年有文藝稍通願遊膠序者聽輸粟若干石備賑準補博士弟子候試試而異等如例敍補卽或稍劣以六歲故事寬之至九歲踰期而試仍不前聽以冠服終或以諸生名入太學如是彼才者得目見卽驚者亦冀倖全而應必夥矣顧得無以始進難之乎則太學又何異焉彼其取上第者累累也何傷乎其貲進也且天子尙不難收之太學而有司者何獨靳之膠序耶又往歲督學使者嘗創之令矣凡入田膠宮者得以諸生入太學其諸生而入田者得超等而以餼廩入夫田猶有之粟奚不可餼廩猶可以田得而何獨難于其始階也且夫收一十而遂可以活數百千人是仁人者之所蹇裳而前者

也不然。將亡乃重惜士而輕忍人之死乎。異日者鬻爵之令下，旦捐朽骨而夕疏仕籍，儼然而被繡矣。而乘軒矣。其籩篋戚施而旅進退于郡邑之庭者，亡論獨不有身列赤墀之下者乎。其以視逢掖，孰重輕焉。是不可謂非賑之一策也。

賑之七

鬻爵非古也。有之自漢始。乃若刑之有贖，唐虞以降，蓋世守之。而周爲甚。其初，第于鞭扑耳。卒乃五刑皆用之。故周禮荒政十有二，而弛刑居一焉。贖所從來非一日矣。豈其亡當而代襲之爲今，卽懸造士之令，而邑可幾千石乎？竊以爲贖可議也。在制鬼薪，城旦而下，法得入粟以贖。其重辟不然。嘉靖間，島夷之難作，軍興不給，卽大辟且及之矣。請自今以前，凡已讞而赦令所不原者，並不得贖。其他稍可矜疑，許以贖論。或衡其罪之重輕，或權其力之豐嗇而衷之。其自今以後迄于獻歲之麥秋，諸大辟如制外，其他雜犯以下，非力不能贖者，悉以贖從事。其罪稍重而力饒于貲，非亡意者，從刑故論，勿贖。罪稍薄而非有意者，且力不任贖者，從弛刑論，勿贖。贖以粟以穀，勿以金。其多寡視罪而微，以力爲軒輊，計一笞贖而所活倍之矣。一杖贖而所活更倍之矣。若鬼薪以上，則所贖一而所活者且十之而百千之矣。于法初無大屈，而于窮民則所濟博矣。且三代已試之故事也。宜若無不然。第其名爲賑而贖之者，必其實爲賑而用之者也。夫寧有民之阽危如是，而爲之上者忍復計其他哉？是二策者，固非聖世之所宜有也。第不得已而佐時之急可耳。則所謂破拘攣之見者也。然要之于令甲，故亦無逕庭也。

賑之八

審如是而賑之源辟已廣已。請詳其事。彼巨室之餘廩以義糶者。非賑而賑者也。法不必及春也。時而昂。昂而立斥以抑之可。粟有餘日斥之亦可。升可活二人。日百石可活二萬人。中邑倍之。巨邑更倍之。自十月迄四月而衆可計也。第自升以上盈斗而止。禁弗得多糴。務使盡入于貧民之腹。而毋令力可自活者與點者得猥冒焉。斯善矣。若夫賑則難言哉。往者籍具于里胥。餒者不必籍。籍者不必餒。甚則一人耳。而籍五六其姓名也。又甚則五六其姓名未已也。至并其一人者而無之。民莫得而質也。官亦莫得而詰也。不幾于虛明詔諭曠典乎哉。茲將釐之。其說有二。其一曰擇人。夫環一里之中。寧無有饒于力而爲衆所憑信者乎。凡里之人。其家之豐嗇。丁之多寡。必其所稔知者也。擇一人焉俾司其事。次者副之。而令具籍焉。胥第供筆札。毋得上下其手。籍既成。復環數里之內。擇其更饑而材者二人。主且副之。俾家至而核焉。其有未當者。急爲釐正。是謂擇賑之人。其一曰覈丁。夫賑以賑乏也。無論不當賑者。卽不計其人之幾何而等予之。是寡者獲宿飽。而衆者猶之乎餒也。非法也。請計丁以爲率。家十人者爲上。七人者爲中。四人者爲下。令籍者明疏之。毋以幼稚入。必若干歲乃與。復令核者慎稽之。是謂核賑之丁。于是合一邑之籍而計焉。凡上丁家若干。中及下各若干。賑之衆可若干。家可賑粟若干。損其下者以益上者。凡三等。一以丁爲差。並計以授司者。并出納界之官。親涖其地。按籍以賑。賑之時。徧召里之人。令得舉其失。失三人有罰。六人以上倍之。十人以上并罰核者。其無失有賞。竊謂是舉也。其便凡六。居同井里。豐約多寡。必不敢。

頗倒懸絕一也。方賑時目屬於一方之衆，卽欲爲欺罔，不能亡憚于發露二也。飢民無奔走期會之苦，不致匍匐顛頓于道路三也。粟皆入餒腹，不致若往者之虛旨四也。富者操籍與核之柄，情相聯絡，寢人不致生他心五也。富者卽不無往來給散之勞，而初無損其庾廩，且令示德焉六也。賑之便，慮亡善于此者矣。顧此爲荒野言耳。若夫城郭關廟之間，擇人而具之籍，一佐貳之良者，家至戶到核之而無難也。抑古有爲糜以食餒者，意非不美也。第其羣聚穢惡，勢不能亡薰蒸疫癟之虞。請姑以是待流民之亡籍者可乎？誠于四郊之外，擇寺觀之宏敞者，遴縉黃以主之，而官予之粟若器皿，且時稽察焉。其善若事者，卽以其官官之，計無有弗令盡力者矣。凡此第其大略耳。若夫斟酌損益，講求盡善之策，是在用之者矣。

糴

蓋賑之力，至是亦幾竭矣。而賑之粟終不能亡虞匱也。行百里者半九十，豈其奪之溝中而復委棄之也者？于是乎有糴之事在。曰官曰民，必互用之而後可。今郡國之帑，卽不至大饒，然獨無餘錢可暫發者乎？卽所當上輸，而獨無可稍緩者在乎？請括而斥之，又集一郡之所有而計之。擇佐領之強幹者二三人分領其事，予之符繙，及茲西成之先，或之豫章，或之荊楚，爲移檄于所在而告糴焉。返之日，仍于彼索檄以報，必明疏其價，毋令得增益于間而爲之蠭。其能勤于事而潔廉無議者，予上考；甚者特荐而敍遷之，粟則合其價，與舟楫之費，而共計焉。石爲金幾何，分予諸邑，使設法平市。如賑之義糴法，粟散于民，金歸于帑，便孰甚焉？顧非獨粟可市也。卽菽麥亦奚不可者？此糴之在官者然也。若夫民間之遠市者，計必不乏。

特不無道路之虞與關市之阻耳。今誠予之以符，使亡虞于往來，諸關市悉不得以稅榷爲名，橫有科擾，迨其歸也，悉聽以時價受直毋有減抑，則願往者必衆，而粟必充物于市矣。此糴之在民者然也。糴于官者，壹以原價糴，以陰制猾牙狙猾之命而持其衡，糴于民者聽以時價糴，以明勦遷有無之路而通其權，然有其在官者而民必不能過爲之昂也，又有其在民者而官又不必過虞其不能繼也。故曰：官與民互用之，而以濟賑之不逮者此也。

賈

等糴耳，而胡其出之異耶？官傾儲而致之邑，必不能盈數千也，及旬而盡矣。夫民也，自非覬錙銖之潤，而能驅之數千里之外以相灌輸乎？且民之安土而不輕服賈，莫此諸郡爲甚。其躊躇而奮者鮮矣，則所藉者亦唯是四境之內外素習于商者耳。彼其左顧右盼，徵貴賤而權棄取，隸首之所不能窮也。今將鼓舞而招徠之，使危舸巨幅，稻載爭前，以紛集于吾土，令官無告糴之勞，民無炊玉之嘆，其何術而可？則請斟酌于限賈之令而已。蓋屬者商羊爲政，市價驟騰，自非禁令之畫一，勢且得益而未已。一時單寢之子，其幸脫于立槁者，非此令之力歟？第一歲之產止其一歲之食，今之所及禁者大都境內之粒，多計秋盡而罄矣。請自今亟著爲令，凡商賈以粟至者，賈高下悉聽民間時直，官無所與。若牙僧欺罔，必重法勿宥，夫非故昂之也，物之不齊，神聖所不能強，而商賈之趨利，則不啻若驚也。惟毋抑其賈，而粟之至者日益多矣，粟之至者日益多，又不必其抑之而自平矣。卽不然，而厲禁之意，非不仁也，法非不善也。彼虛夫數千

里之僕僕而所獲之不償也必將有却步而不前者矣且夫生生者造化之大機也機不暫息則不能長動而出故物生之數有大虧無大贏今吳越之粟驟而淪胥者至八九十萬石是所謂大虧者也彼荆楚豫章之間卽幸而有年其必不能大贏茲數明矣卽殺而取足其半彼中詎能無稍踊也者而焉能遙斷其實之必廉而遽限之哉唯獨計其來之繁則必不能大踊云耳曰有如踊也若之何曰郡國之有積貯也巨室之有義糴也質庫之有樂輸也官之有告糴也備之則已悉矣時出而抑之其何難之與有曰一市而二賈可乎曰官糴之爲法也糴勿得過斗以飽選夫也彼民之自爲糴者多寡無制非矛盾也夫寧有棄廉而趨貴者乎且又不有賑之事在乎必如是而後足以濟官糴之窮也

禁

牧之去收羣也耕之薙非種也夫豈不慈勢實使然今得無有不令之民藉口饑餓而輒肆其蠻尾也者有如上之人重愛其力而輕視其死亡則亦何辭之有乃今所極計而亟拯之者卽令其自爲虛曾不是過而能無去之而薙之乎請事制而坊之曰道路之禁凡一切周行畫地而戍五里一艘五艘一裨校十艘一偏校二十艘一都尉各警于其地毋令宵人得以竊發發則當地者坐之發而匿者罰終月而無事則勞終半歲則大勞或俾之事任曰荒野之禁卒伍追胥其人故非乏也第令嚴慎焉間有草竊攘奪能合其人而糾之者勞非追胥者倍卽不能亟以告而窮治焉匿則罰匿而有所私重罰曰聚落之禁狹者艘一廣者倍之司以裨校其事若賞罰視荒野曰坊市之禁城郭之間千撮舊矣然特故事耳宜益申飭

而加忿。或殺其地而得以時及可。夫如是。不將有所加置而重糜糗哉。曰。非然也。海艘之非汎而輶者。不可庸乎。其卒不可役乎。卽郭之外。不可令盡地而戍乎。不費斗粟。不增一人。而尺地無勿嚴矣。然此第爲探囊胠篋者備耳。夫氣祲者。明聖之所憂。而奸雄之所幸者也。今之民。非昔之民矣。遠勿及見。卽迦之十歲前。而何其濕之甚哉。重以比者。廟堂之上。百廢百敝。豈其草野之氓。人盡饕贍。寧獨無占風角。習識。若唐之巢宋之臘也者。窺伺于其間乎。無之宗社之靈也。卽萬一有之。非蒞食者所敢深言也。